

《来日方长》主人公毛毛的身份危机

文/郑帆

摘要：20世纪法国作家罗曼·加里是文学史上唯一一个两次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中一部获奖作品是他以埃米尔·阿雅尔为假名所撰的《来日方长》。本文围绕主人公毛毛的身份危机展开探讨。

关键词：罗曼·加里；《来日方长》；身份危机

1975年，20世纪法国作家罗曼·加里化名阿雅尔，用悲悯又充满温情的笔触撰写了小说《来日方长》，刻画了一幅底层移民众生百相图。《来日方长》以主人公——阿拉伯孤儿毛毛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他和犹太养母罗莎夫人的生活以及寻找生母、新养母的故事。通过毛毛的自述，我们看到他在探寻“我是谁”的历程中经历的身份困惑和危机。

一、身份信息的缺失

在小说《来日方长》中，主人公毛毛一出生就被抛弃，“我是谁？”一直是他的身份困惑和焦虑。他被寄养在一个年迈的妓女——养母罗莎夫人家里。

罗莎夫人对毛毛的爱是深沉的、占有的、畸形的，为了不让他离开，她除了告诉毛毛他的本名叫“穆罕默德”，其余身份信息都被她故意隐瞒起来，如年龄、国籍、亲生父母的信息等，而这些信息恰恰是个体身份的基本表征，正如哲学家文森特·德贡布在他的哲学论著《身份困惑》中说道：“一个人的身份是传记式的：这是他活在世上的事实。这个事实是由他的父母和他生命的延续性共同确认的。”她强烈的“自我”引发的对毛毛“他者”身份的抹杀，逐渐加深了毛毛的身份困惑感。

在年龄上，毛毛多次的内心独白可见其对此甚是在意却又无可奈何：“我恐怕只有七岁”，“要不就是八岁”，“也许是因为我已经九岁、十岁或多少比这还大一点儿”，“我很快一算，活到现在都是十四岁了，那肯定不会是我”。除此之外，关于亲生父母，毛毛也没有确切的概念，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生下来的”。缺失的家庭关爱、被剥夺的身份信息，都造成了毛毛的内心不安全感。在他眼里，父母亲的概念和物质概念甚至可混为一谈，他们对他来说只不过和自行车一样可有可无：“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连自行车也没有。”他对父亲的感情也远远比不上对母亲的向往。即使最后生父寻来，毛毛也只是冷静地在一旁观望，并没有主动上前与父亲相认，反而为自己长大了四岁而感到惊讶，认为这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罗莎夫人虽是养母，却并没有给予毛毛家庭的爱，没能让他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毛毛第

一次受打击是因为得知罗莎夫人是“有偿”照看他的，更加确认了自己是被家庭抛弃的。在所有身份信息中，他唯一能确认的，就是自己是“阿拉伯种”，这个能引起别人羞辱、打架的导火索。而他所在的社区，非洲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移民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底层，拥有的只是一个无力反抗的边缘身份。因此他常幻想自己是个警察，能够保护弱小，或者当个匪徒，拥有改变现实的能力。

身份信息的缺失、对生母的渴望、对养母的失望，使毛毛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他对自己存在的意义感到迷茫。德贡布认为：“身份危机是由身份缺失引起的，即人格的混乱。也就是说个体不知道‘我是谁’，或表现出人格分裂的症状。这种情况下，个体会丧失人生意义，所谓的意义即是由一系列的身份感构成的，如：自我存在感、社会归属感、价值观等。”

二、不可避免的逃避

当毛毛因身份困惑、自我意识混乱时，主观身份——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追寻母亲、新养母）和客观身份——他人赋予（留下照顾罗莎夫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逃避的境地。他因本体的不安全感，产生身份危机和困惑，因此在“去或留”的两难选择中失去自主决定的能力。德贡布曾讨论过莎士比亚提出的经典问题：“To be or not to be?”他认为哈姆雷特的困惑在于其两种身份的价值体系本质上是冲突的。对毛毛来说也是如此，“客观身份”和“主观身份”的冲突使他内心充满矛盾，开始选择逃避现实，逃避做出身份选择。这就是德贡布说的：“年轻人经历身份危机，意味着他在做出身份选择之前，将先经历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是埃里克森提出的概念：“给予尚未准备好面对义务或强加给需要花时间来思考的人的一种期限。”换句话说，即经历身份困惑的人需要时间思考并做出身份选择。因此我们看到哈姆雷特装疯卖傻来逃避选择，而毛毛选择了较为温和的方式：要么逃到卡茨大夫的诊所，要么逃离养母的家，上街游荡。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对抗现实、暂时逃避身份选择的办法。

毛毛逃到卡茨大夫的诊所是因为只有在大夫这里，

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缺失的身份被修复，体会到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我想象自己乘上帆船，飞了起来。……坐的是卡茨大夫的帆船。……我总能够登上卡茨大夫的帆船，独自远航。”只有在卡茨大夫那儿坐着、幻想，毛毛才有自我身份意识，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物品，也不是罗莎夫人眼中的宠物狗或者精神病。同时，毛毛还经常一次次离家出逃到大街上，四处游荡，比如：在马戏团、咖啡馆、百货商店、彭迪约街、大门洞底下等地方，只是为了消磨时间，不愿回家，可以看出他暂时没办法在“去或留”的身份决定上做出选择。

此外，毛毛也通过幻想来释放情绪和压力，他不仅“进行死亡的练习”，他还幻想出“蓝小丑”“白小丑”或“黄小丑”来演奏无声的乐曲。甚至，这臆想出来的小丑还一直伴随着他，出现在未来重要的生活场景中，如：在纳迪娜太太家里做客时，“蓝小丑”出现；罗莎夫人去世时，“黄小丑”陪伴着他度过黑暗的时光。这里，加里选择的小丑形象是意义深远的。小丑常被认为处于社会边缘，它们的存在更多是为了取悦别人。但除了自嘲式的愚弄，他还兼具“观察者”身份，他暗暗旁观别人的生活，力求窥探出背后的真理和奥秘。正如斯塔罗宾斯基所说：“小丑是把人类状况带入到讽刺意识的揭示者。作为愚弄之王，他让我们认识到：人人都可能是小丑，人的尊严在于承认我们的小丑面，即混合着悲伤、羞耻和愤怒的一面。”这些小丑实际是毛毛自我人格的分裂，它们独立出来，作为他的另外两个“我”，以揭示者的身份，既观察、陪伴毛毛，在精神上慰藉他，又鼓励他去追寻身份。此外，毛毛的逃避还体现在将精神寄托于一把雨伞，把它当作最好的“具有寄托感情的有价值的的朋友”，并取名为亚瑟。他给亚瑟梳妆打扮，带着它上街表演节目，赚取生活费；抱着它睡觉，寸步不离。有了亚瑟，他可以逃往街上，逃避“去或留”“主客观身份”的选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找到自己作为人的意义和能力。

除了幻想，毛毛还通过梦来逃避现实，满足精神上的需求。他梦见“母狮子”，既意味着对母亲的向往，也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梦世界中暂时逃避，自我慰藉。梦在心理学上是“一种保护自我的补充机制，从假想的层面上满足我们被压抑的欲望，以减少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紧张关系。”弗洛伊德也认为梦清楚地揭示了欲望、冲动、感觉、思想。可以说毛毛梦里的母狮是治愈他周围暴力以及他存在的空虚感的良药。换句话说，梦可以疗愈毛毛的身份创伤。现实是残酷的，他无法立刻对自己的身份困惑做出抉择，那么短暂地逃避现实，能够缓解身份危机，使他更学会靠近他人。

三、反叛行为的爆发

由于缺乏身份认同，又无法在过渡期自主做出身份选择，毛毛的逃避会让身份危机愈加暴露。身份创伤使他做出异于常人的“脱轨”行为。他企图通过反抗罗莎夫人强加给他的“客观身份”来表达重建“主观身份”的强烈诉求。毛毛的反叛行为主要有以下两个表现。

一是身体的反应。毛毛用疼痛和发泄来表达“寻找生母或新养母”的强烈欲望。文中，毛毛多次称自己“胃痉挛”“抽搐”“肚子疼”“抽筋”，企图通过强烈的身体反应来吸引成年女性的注意，以便找到自己的生母。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欲望、创伤让他产生了反叛行为。他常常在家里随地大小便，体现了他报复的逆反心理和快感。

二是偷窃。当毛毛发现这么做并不管用时，为了泄愤且引起注意，前后共实施了四次偷窃。他先到商店偷西红柿、甜瓜，而后是鸡蛋，价值越来越大，只为愈加引起注意，找到生母。但希望落空，就通过第二次偷窃来释放自己的压抑和不满——到宠物中心偷小狗。第三、第四次偷窃发生在毛毛第一次遇到纳迪娜夫人之后，他感到找到新养母的希望，但却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追求新身份的欲望再次被压抑，所以他先去一家女士专用茶馆偷吃蛋糕，吃完又在春天百货商店偷手套却把它们扔到垃圾桶里。

这些反叛行为既是毛毛身份困惑、焦虑的表征，也是他失望、愤怒的宣泄；是对罗莎夫人强制剥夺其主观身份的报复，也是他对找到母亲无望、重建身份失败的暴力反抗。通过反抗，他感知自我意识；通过寻母，他证明自己作为人的意义，找到在家庭、社会中的存在感，而不是罗莎夫人口中的“拴在树上的宠物狗”。这种“什么也不是”的感觉让毛毛卖掉偷来的小狗超超，还把钱也扔了。手套和小狗一样，在毛毛潜意识里，它们和自己一样，是不明不白、非法得来的，也是可随意被家庭抛弃的“物品”，没有父母，没有正式身份和存在意义的。因此，寻找生母或者寻找新的养母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是他在遇到身份困惑、深陷身份危机时突破困境、重塑身份的重要决定。

四、结语

被剥夺的童年、被遗弃的创伤、主客观身份的混乱、身份危机的爆发等都体现了毛毛缺乏健康的身份认同观。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渴望爱和关注，想努力重建身份，当一个体面家庭的孩子，并且在追寻、对抗和重塑中，认识到爱的重要性。加里通过毛毛的身份追寻，让读者真正了解到的真谛是“没有爱是不成的”。

（作者单位：广州南方学院）